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

## 第一章 葬花

曙煙如夢，朝旭騰輝。光線直射於玻璃窗上，作胭脂色。窗外梨花一株，傍牆玉立，豔籠殘月，香逐曉風。望之亭亭若縞袂仙，春睡未醒，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。香雪繽紛，淚痕狼藉，玉容無主，萬白狂飛，地上鋪成一片雪衣。此時情景，即上群玉山頭，游廣寒宮裡，恐亦無以過之。而窗之左假山石畔，則更有辛夷一株，輕苞初坼，紅豔欲燒，曉露未乾，壓枝無力，芳姿嫋娜，照耀於初日之下，如石家錦障，令人目眩神迷。寸剪神霞，尺裁晴綺，尚未足喻其姿媚。至牆東之梨花，遙遙相對，彼則黯然而泣，此則嫣然而笑。兩處若各辟一天地，同在一境，而丰神態度，不一其情，榮悴開落，各殊其遇。此憔悴可憐之梨花，若為普天下薄命人寫照者，相對夫弄姿鬥豔、工妍善媚之辛夷，實逼處此，其何以堪。梨花滿地不開門，花之魂死矣。喚之者誰耶？扶之者誰耶？憐惜之者又誰耶？時則有殘鶯三四，飛集枝頭，促咽啼聲，若為花弔，此外則空庭寂寂。惟有微風動枝，碎片飛舞空中，作一場白戰而已。乃俄焉而窗辟矣，有人探首外望矣。其人豐致瀟灑，而神情慘淡，含愁思，露倦容，固知為替花擔憂而一夜未睡者。時彼倚窗而立，其目光直注射於半殘之梨花，訝曰：「一夜東風已墮落如斯矣，吾可愛之梨花乎，胡薄命竟乃爾耶！」語時微聞歎息。窗左之辛夷與窗內之人，固甚接近。曉日濃烘，迎面欲笑，霞光麗彩，掩映於衣袂間，而彼則視若無睹，似不甚注意者。咄咄，彼何人斯？對於已殘之梨花，何若是之多情耶？對於方開之辛夷，又何若是之無情耶？人之所棄，彼獨愛之；人之所愛，彼獨棄之，彼非別有懷抱而為情場中之奇人耶？彼何人斯，則蘇台夢霞生是。

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」此詩人欺人語也。「惜花春起早，愛月夜眠遲。」此詩人寫真語也。有人於此，春宵不再，竟教推月而閉窗；長夜未闌，不解照花而燒燭，此無情之俗物耳。世之多情人，無不鍾情於花月。既鍾情矣，無不以愛惜示表情之作用。花好月圓，一年幾度，曾謂自負多情者，而忍戀戀於黑甜鄉，撇月拋花，辜負此無價之韶光哉。夢霞生棲身寓館，宿跡窮鄉，鰥緒羈愁，無可告訴。所可借以為寂寞中之良伴、淒涼中之膩友者，惟此庭前之二花耳。此二花也，夢霞不啻視為第二生命，愛惜之惟恐不至，保護之惟恐不力。日則見花於囊，夜則見花於夢。花之色與香，花之魂與影，時時氤氳繚繞於夢霞之心舍，縈回往復於夢霞之腦海。此時間亂鳥之悲啼，便披衣而急起，試回思其未起之前，並遞想其未睡之前。蓋昨夜恰值月圓三五，花放萬株。大好良宵，正逢客裡。夢霞不忍拋擲此一刻千金之價值，蹣跚徘徊於花之下者，不知其若干次。時而就花談話，時而替花默祝。或對影而長嗟，或攀枝而狂舞。獨立獨行，癡態可掬。洵乎銀壺漏盡，燈花案眠，夜深寒重，砭骨難支，始別花而就枕。鰥魚雙目，徹夜常開，花魂隨之以俱來，睡魔驅之而逕去，直至東方既白，固未嘗稍合其眼簾也。

雖然，夢霞多情矣。夢霞多情而以花為命矣，則當抱博愛主義，胡獨注情於梨花而忘情於辛夷耶？夢霞非有所偏愛也，情有所獨鍾也。夢霞寓居此館，僅閱二旬餘。其初來之時，已未及見梨花之盛開矣，枝枝帶雨，憔悴可憐，片片隨風，飄零莫定。花如有情，見夢霞來，忽斂泣容，開笑靨，以歡迎此多情之主人翁。夢霞於舟車勞頓之餘，來此舉目無親之地。淒涼身世，黯淡生涯，偏與此薄命之梨花無端會合。其相憐相惜之情，如磁引針，如湯融乳。此則正胭脂初染，蜂蝶未知，嫩畏人看，炙愁日損，桃羞杏讓，娥媚動人。夢霞則殊漠視之，蓋相形之下，此雖可愛，彼更可憐。夢霞意興蕭條，性情淒惻，常處身於憔悴寂寞中，與繁華熱鬧殊不相宜。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別情，故護花之精神不無偏屬也。

當時，夢霞推窗而望，慘見夫枝頭褪雪、地上眠痕，一片白茫茫，觸眼劇生悲痛。夢霞惜花而早起，花已棄夢霞而長逝耶。疾望良久，逡巡退入室中。徐從左室門出，繞迴廊，上庭階，一路瓊瑤踏碎，步步生香，逕趨樹旁。以臂抱樹而泣曰：「吾可愛之梨花乎，花魂安在？夢霞來矣。薄命哉花乎，托根於寥寂無人之境，重門靜掩，深鎖東風，不求人知，不邀人賞，而偏與我窮愁之客，結短促之緣。花開我不見，花落我才來。尋芳有意，去已嫌遲。花之命薄矣，我之命不更薄耶！我若早來數日，則正值乍開時節，玉鱗點點，素豔亭亭，月夕風晨，吾猶得獨憑欄桿，飽接花之香色。我若遲來數日，則已被風欺雨濺，玉碎珠沉，倩影不留，殘香難覓，雖獨對空枝，亦增傷感。然已屬過後之思量，總不敵當前之惆悵。乃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，邂逅之時，便是別離之候，冥冥中若有為之顛倒作合胡亂牽引者。『共月不為迷眼伴，與春先作斷腸媒。』酷哉！專制之東皇，既已風力逼花殘生，復借將死之花魂淪我於悲境。我欲叫天闍、叩碧翁，胡憤憤若是！縱此香國魔王施其摧殘手段，以流毒於鶯花世界耶！」

嗚呼，夢霞殆其癡矣，花豈真能解語者，而與之刺刺不休耶？委地之花，永無上枝之望，而風姨肆虐，且乘夢霞神傷魂斷之時，故使之增其悲痛。一陣狂吹亂打，樹上落不盡之餘花，撲簌簌下如急雨，亂片飛揚，襟袖幾為之滿。夢霞上撫空枝，下臨殘雪，不覺腸回九折，喉咽三聲，急淚連綿，與碎瓊而俱下。大聲呼曰：「奈何，奈何！」花真有知，聞夢霞哭聲，魂為之醒矣。強起對夢霞作回風之舞。若既感其一片癡情，而尚欲乞憐於死後者。夢霞自念：我既為花之主人，當盡其保護之責。今日睹其橫被摧殘之慘，已等於愛莫能助。則此花死後之收場，舍我更又誰屬？忍再使之沾泥墮囷、飄蕩無依耶？於是徐撲去其衣上之花瓣，逕返室中，荷鋤攜囊而出。一路慙慙收拾，盛之於囊。且行且掃，且掃且哭，破半日功夫，而砌下一堆雪，盡為夢霞之囊中物矣。夢霞荷此飽盛花片之錦囊，欲供之於案上乎？或藏之於箱中乎？則此花遺蛻，尚在人間，此時雖暫免泥污，他日恐仍無結果。欲投之於池中乎？則地非園林，何處覓一泓清水。夢霞急欲妥籌一位置之法，而躊躇再四，不得一當。忽猛省曰：「林鸞卿葬花，為千秋佳話。埋香塚下畔一塊土，即我今日之模型矣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多情人用情固當如是。我何靳此一舉手，一投足之勞，不負完全責任而為鸞卿所笑乎？」語畢復自喜曰：「我有以慰知己矣。」遂欣然收淚，臂挽花鋤，背負花囊，抖擻精神，移步近假山石畔。